



▲ 月到中秋

中秋赏『月』石

◆ 徐成文

中秋节，是以月亮为象征的团圆主题。八月十五之际，秋高气爽，风轻云淡，到夜晚时天空澄净，衬出当空一轮朗月，将如水的清光洒向人间，润泽万物。时值中秋节来临之际，把我收藏的几方月亮石奉献给大家，共同分享。



▲ 彩云追月



▲ 流星捧月



▲ 月出云间



▲ 月上柳梢

文人与紫砂

◆ 王人梁

紫砂壶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因它使看似简单的泡茶饮茶多了几分特别的韵味，同时也给人以一种赏心悦目之美感。每每和朋友们聊天畅谈时，泡上一壶好茶，相聚的时光更添滋味，紫砂也成人们情感的纽带，好的紫砂壶能与人同存在一起同乐共娱，它能为人解人间之烦恼。紫砂壶有活气，这与中国的文化和文人不可分割，文人们为紫砂壶注入了生命。

一日与申壶葛军一起谈天说地，于是想起请教一些关于紫砂的形象和壶型的美感的问题，使本人对紫砂的优劣更为了解。我先问了广为人知的紫砂壶经典“曼生十八式”，“曼生十八式”虽有名，但真正知其十八式为何的人恐怕少之又少。葛兄说陈曼生本人并不会制壶，因其人在溧阳当官，好紫砂，就请了制壶高手到家探讨壶艺，他又是书画篆刻高手，对壶型有独特的见解，于是他便自己画出了壶型，制壶人按图制作出茶壶，同时在壶身上作书画，使其更为生动，最终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壶艺世界。现在曼生壶存留世上的很少，人们将一些好的器型也充入十八式之中，使十八式越发了有完整之感。葛兄说他照上海博物馆藏的曼生壶做过几把，让我过眼，说这是曼生壶的经典之作，并请高式熊先生书写了铭文。

葛兄请高式熊先生书写过好几把茶壶，有楷、行、隶书，独缺其篆文，我说这是遗憾，必须再请他写二把篆文，因高老的篆文得到无数人的赞赏。高式熊先生已是九十有一高龄，依旧神采奕奕，眼不花耳不聋，人们都为他有如此精神而叹服，高老的书法篆刻存名，有人说他晚年撞大运，我不以为然，高老早年就得到老一辈的赞赏，与他们交过从甚密，只是他不愿张扬，独善其身，常以他人之乐而乐，如此好心态岂能不长寿！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古往今来，中秋明月总是以其独有的高远皎洁受到历代文士的吟咏赞叹，八月十五，词人辛弃疾以铜镜的奕奕之光来喻中秋明月的月光如皎，将明月与铜镜这两个光彩照人的词语如此紧密地缠连在一起。诗仙李白《渡荆门送别诗》“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精妙



铜镜与中秋

◆ 罗强

描写，抑或是唐玄宗以中秋节命名铜镜的佳话流传便可见一斑。

中秋与铜镜的渊源颇深，相传中秋节的前身是“千秋节”，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诞辰。为庆祝玄宗诞辰，众臣向唐玄宗献精美的铜镜，并且以后每年玄宗在扬州定制铜镜，将之命名为“千秋镜”，形成每年大臣向皇帝进献铜镜和皇帝向大臣赏赐铜镜的惯例。既然中秋节也是铜镜的节日，铜镜之上出现中秋题材的月神形象纹饰也就变得十分流行，其中最重要的形象是蟾蜍、玉兔和嫦娥。

千年以来，明月与铜镜相耀生辉，皎洁如明月的铜镜渗透着亘古的气息情思荡漾，铜镜上记载的故事也让它承载了更深厚的文化意蕴。在中秋题材的若干个铜镜品类中，无论是双鹊衔绶月宫镜抑或是

唐皇夜游月宫镜，都具有寓意深刻的人文历史意味，凝结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工艺智慧，这些铜镜也将成为后代永远追思的珍品。

我在藏友家中见过一方宋代铜镜，器物主题为人物故事，直径12.7厘米，八出菱花形，半圆钮，钮上树木枝叶茂盛，左侧一妇人端坐抚琴，右侧一男子从门内徐徐走出，外围一周流云纹，此镜树木、人物的表现手法，为典型宋代器物，宝贝非常精美，细观画面，就像欣赏一幅迷人的画卷，穿越时空的窗口畅游在山水之间，体会着古人的悲欢离合，向我们展示了千年之前人们的审美和情趣：夜晚中一轮明月当头，妻子树下弹奏佳音，丈夫闻音从屋而至，镜面虽无月，却营造出无声胜有声的场面，抚琴赏月恩爱缠绵的情景跃然于眼前。

七星捧月子母盘

◆ 刘英杰

中秋临近，在老城区藏友李先生处无意发现一组小瓷七彩七星盘，细审之竟正合良辰美景，说起来这一盘、一瓶、七盏与赏月品茗还有这些渊源和故事。

渊源之一：器型及寓意。这组唐代巩县窑七彩七星盘，一盘一瓶七盏共九件，盘直径34厘米，盏直径约5cm，瓶高26厘米，釉色完整，包浆完好，盘为外釉，盏为内釉，瓶内外均上釉，一瓶七盏在圆盘之上组成了“七星捧月”而又恰似一轮圆月，极为珍贵。“七星捧月”源于古人对月亮的膜拜，无论是天文景观的直观表达或是炼丹术士的升仙臆想，众“星”捧“月”都表达着一种美好的寓意。古代窑工就把这种寓意如同神仙瑞兽、祈福童子等意象一般加以创造延伸，从而质朴而形象地表现在瓷器造型上。据笔者了解，“七星捧月”固定称谓是七星盘，一般有一盘、一瓶、七盏九件；如果盏的数目低于七，就不能用七星盘的称呼，而改称子母盘。该器型在哥窑、定窑中均有标本，河南巩县窑较为多见，可见影响范围之广泛。古人无论是品茗还是饮酒，团团围坐，一巡斟过，各人自持，圆月立缺，而明月映照；二巡斟满，高朋畅谈，壶白

圆润，而盏中盈盈；三巡已过，豪情满怀，推杯换盏，自此杯盘别过。如此设计，可谓匠心独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阴阳盈亏的哲学在此映现，极为巧妙。

渊源之二，七星盘的用途。巩县窑创烧于隋代，多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主烧白瓷，兼三彩。器型多有碗、盘、壶、瓶、罐、枕等，以盘碗为最多，可见巩县窑三彩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三彩陪葬器，而主要是生活用品。这件七彩七星盘用途究竟是什么？几位藏友探讨后，一说茶具，另一说酒具，姑且不论，无论品茗或饮酒，均与赏月有莫大关联。汉代即有赏月的记载，而到唐代达到极盛，许多诗人都留下了咏月名句。巧合的是，饮茶也由唐开始普及，且有煮饮“团茶”的习俗，“团茶”也被称为“月团”，中秋之夜，“团茶”代表着团圆。良辰美景，赏月品茗，正入佳境之时。据说唐人多半醉半醒间吟唱唐代诗人卢仝的《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



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里的七碗茶，当然不能牵强比附七星盘，但七星盘茶具确实有所宗。唐人陆羽《茶经》详述二十八种茶具，除去生火、藏陈、清洁、水具等，煮茶用具有鍤和交床两种，制茶用具包括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六种，盐具包括罐、搗两种，饮茶用具则包括碗和札两种。单从盏的造型来看，确实有点像南方一带功夫茶的茶具。工夫茶虽起源于宋代，却是唐代品茶艺术的承袭和深入发展。作为品茗的专用茶具，宋承唐制，有所损益，由繁入简，由粗趋精，经历了古朴、富丽、淡雅三个阶段。

这组唐代巩县窑七彩以其古朴却不乏精致的造型作为茶具或有可能，因为彼时正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时代，如此精美的七星盘正是一个佐证。

众星云集队旗上

◆ 何幼平

中国足协这回花了大血本，甩出240万欧元年薪搬来了西班牙著名教练卡马乔，准备请他带领中国男足冲击巴西世界杯亚洲区出线权。

足球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对于中国男足，广大球迷可是恨得直咬牙：这个捧不起的阿斗，钱没少花；球员的脾气没少长，就是水平还那么臭。简直个个是臭脚。

恨归恨，既然是球迷，自然一如既往地迷球、迷跟足球有关的任何东西。这不，同事晓得我是球迷，忍痛割爱把她弟弟当年在国家队服役时好不容易搞到的唯一一面国家队队旗转赠给了我。她弟弟上幼儿园时我见过，圆圆的脸大大的眼，我们几个刚中学毕业的毛头小伙子喜欢逗他玩。没想到二十几年过去踢足球出了名，从申花队一直踢到国家队。

队旗呈倒三角形，白底，布质，镶红边。队旗上书：中国足球队，下面是其英文译名：CHINESE FOOTBALL TEAM；中间靠下方为绿颜色的“中国足球协会”会徽。队旗正反面一模一样。

经常在电视转播里看到，当两个国家队之间展开较量前，双方队长会在中圈弧内相互交换各自国家的队旗，以表示友好和公平竞争。交换后队旗则保留在国家队荣誉室内，见证某某时间曾同某某国家队比赛过的某段历史。

国家队队旗属于非卖品。而我的这面队旗更加宝贵，因为在该队旗一面共签了26位那时候国家队教练与球员的大名，全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教练和球员、名噪一时的大牌。分别为：戚务生、陈熙荣、范志毅、高峰、江津、张恩华、吴兵等等。

也别说，咱们国家队的球员整天练球，脚下技术活粗糙，手上功夫倒是长进不少。大多数签名龙飞凤舞，极具明星范儿，甚至有好几个签名我都辨认不出究竟是谁。我也搞不懂，这里面除了守门员江津，谁还会用手来弄球。估计这帮小子改打手球肯定有出息？当然，从笔迹上能大致看出有的沉稳老练；有的霸气豪爽；有的调皮活泼；有的规矩寡言。

十多年过去了，在队旗上签名的所有教练和球员退休的退休退役的退役，或者当了教练或者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他们曾经为中国足球事业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他们给球迷带来的快乐和泄性，依然留存在全国球迷心中。正像这面队旗，摆在我家的书橱里显摆一样。

